

胡光凡 赵志凡 著
湖南出版社

中国佛像巡礼



中国佛像巡礼

胡光凡 著
赵志凡
湖南出版社

胡光凡 著
赵志凡
PDG

[湘] 新登字001号

1997.3.0
三联书店图书馆
No. 908.286

责任编辑：何志明

装帧设计：陈 新

中国佛像巡礼

胡光凡 赵志凡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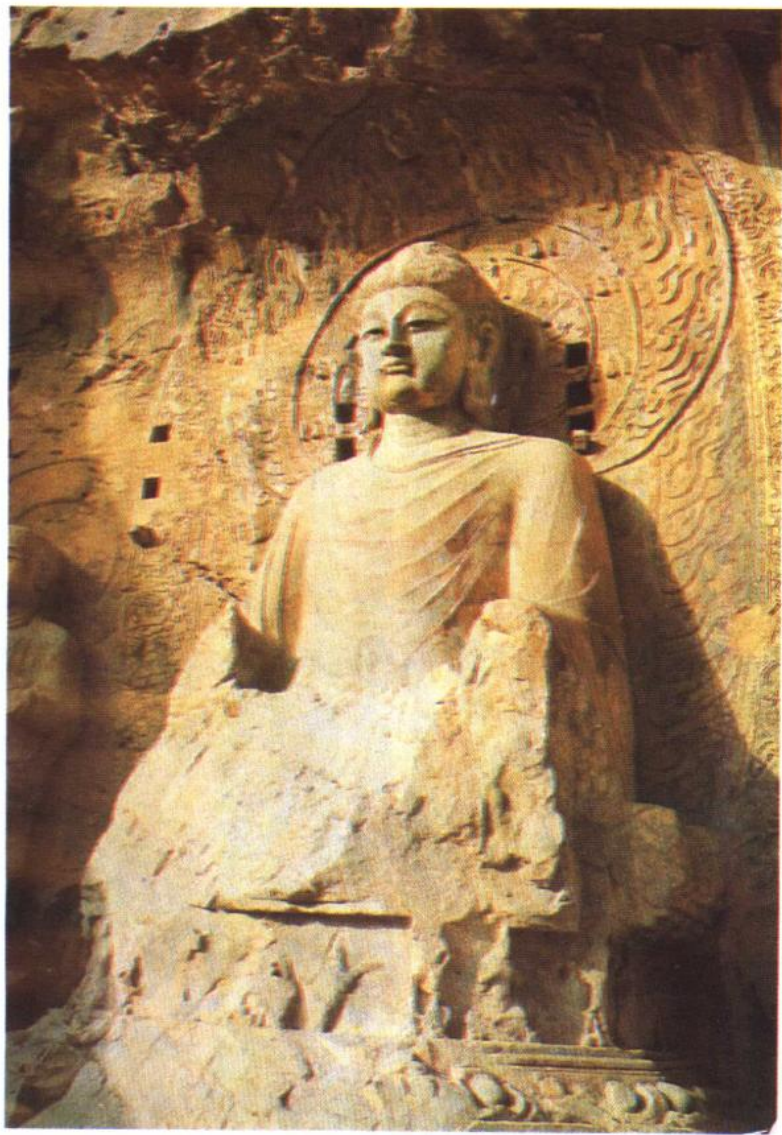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插面：2 页

字数：209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1202-9

J·27 定价：11.80 元

数字图书馆
PDG



卢舍那大佛像(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

唐代摩崖造像,通高 17.14 米,头高 4 米。丰颐秀目,仪表堂堂,呈现出宁静含蓄而又神秘的微笑,融和着男性的庄严与女性的慈和,诚如造像题记所说的“大慈大悲,如月如日”。雕刻手法极为精湛,为盛唐艺术杰作,也是我国古代佛像造型艺术雄踞峰巅的代表作。



观世音菩萨金身(普陀山普济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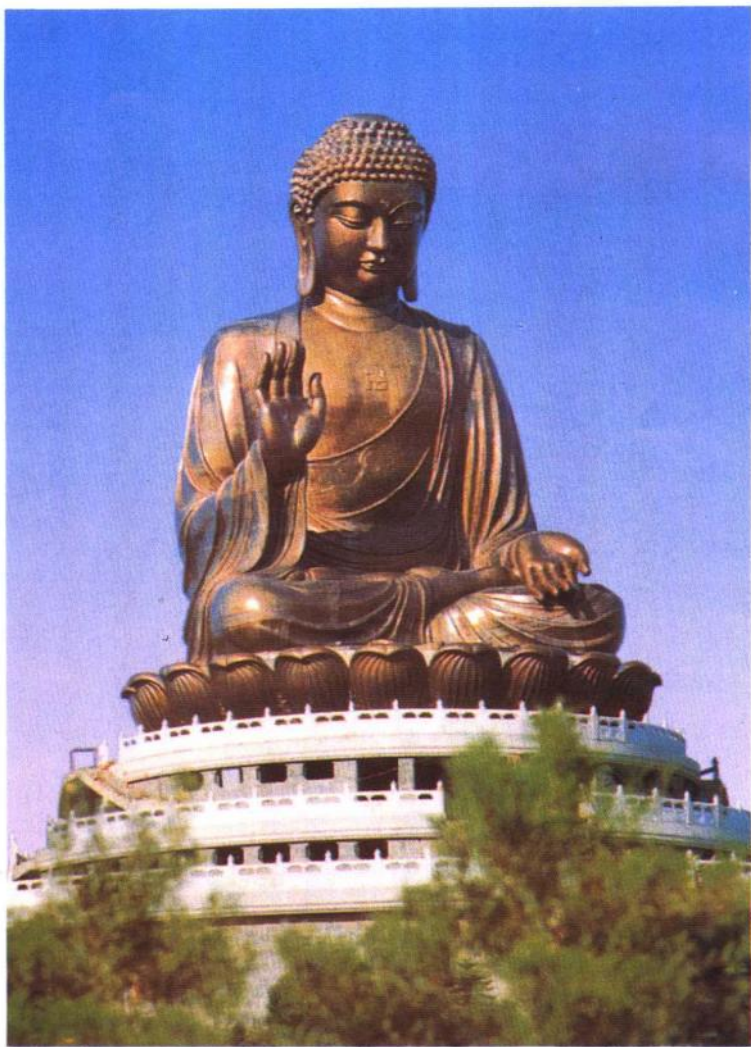
按佛教经典的说法,观世音是一位救苦救难的大菩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这尊观音像供奉在普陀山普济寺圆通殿(清雍正九年重建,近年又予整修),菩萨通高 8.8 米,浑身金光闪耀。结跏趺坐,手结定印,持杨枝净瓶。身上有璎珞项钏等装饰。头戴宝冠,冠上有阿弥陀佛像。这是依据《观无量寿经》等佛经所作,是观音菩萨的主要标志。

(浙江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供稿)



释迦牟尼金铜坐像(拉萨市大昭寺)

此像系汉文成公主于公元 641 年携来西藏,供奉于大昭寺觉康佛殿东面正中佛堂。铜制鎏金,制作十分精细,身上嵌着各种宝石,披着绸缎衣裙,是精美的西藏佛教艺术珍品。佛像前摆着 12 盏金灯,据说也是当时遗物。



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

这尊大佛像建于1993年，坐落在大屿山木鱼峰上，由香港宝莲禅寺筹建，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公司承建。通高34米，重约250吨，为世界最大的露天青铜释迦牟尼佛像。大佛妙相庄严安详，双目垂视，面呈微笑，以示慈愍众生。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因为大佛的坐基是仿照北京天坛的圜丘而设计建造，所以称为“天坛大佛”。

目 录

怎样看待“神的艺术”(代序).....	(1)
宗教艺术探源.....	(8)
一 艺术与宗教的血缘关系.....	(8)
二 幻想·情感·感性映象.....	(10)
佛像:东方宗教艺术的奇葩	(18)
一 释迦牟尼和印度佛教的创立.....	(18)
二 印度佛像艺术的缘起和演变.....	(26)
佛像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35)
一 植根于神州大地的中国佛教.....	(35)
二 中国佛像艺术兴衰史略.....	(42)
中国古代著名佛像艺术家.....	(60)
一 中国佛像艺术的种类.....	(60)
二 独树一帜、彪炳千秋的艺术大师	(62)
三 名垂青史的名家巧匠.....	(81)
石窟和寺院:佛像艺术世界	(90)
一 中国寺院殿堂的佛像配置.....	(90)
二 佛像造型规范扫描.....	(101)
中国佛像雕塑杰作.....	(145)
一 独放异彩的“丝路”明珠	
——敦煌莫高窟彩塑.....	(145)
二 “东方雕塑博物馆”	
——麦积山石窟造像.....	(149)

三	“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云冈石窟造像·····	(154)
四	民族化、世俗化的杰出典范 ——龙门石窟造像·····	(158)
五	举世罕见的“石刻之乡” ——大足摩崖造像·····	(164)
六	“汉式”与“梵式”交辉 ——飞来峰石刻·····	(168)
七	从炳灵寺彩塑到乐山大佛 ——我国其他著名石窟和摩崖造像·····	(172)
八	巧夺天工,魅力永存 ——我国佛寺杰出造像·····	(178)
	中国佛像壁画杰作·····	(186)
一	璀璨夺目的“东方艺术宫殿” ——敦煌壁画·····	(187)
二	古西域的艺术瑰宝 ——新疆石窟壁画·····	(193)
三	沟通中原与西域的“艺术长廊” ——麦积山等石窟壁画·····	(200)
四	琼花瑶草遍伽蓝 ——寺院壁画荟萃·····	(206)
	中国佛像美学探微·····	(215)
一	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和印度佛教审美理想的 融合·····	(215)
二	中国佛像的审美特征·····	(225)
后	记·····	(263)

怎样看待“神的艺术”

(代序)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毛泽东在延安时，有一天和警卫员李银桥出去散步，他提议去看看佛教寺庙。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①毛泽东说的，当然有道理。就在革命圣地延安，那里不但有建于明代、后经清代多次修葺的八角形宝塔——它已成为延安的象征，还有清凉山上唐宋时代雕凿的石窟寺万佛洞，内有数以万计的大小佛像和菩萨、力士等石刻，它们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所有这些，都是宗教艺术的遗存，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人类文化史、艺术史上，宗教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成果，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长期存在着，发展着。有人说，一部艺术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即“神的艺术”和“人的艺术”。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从总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人类日益自觉地认识和驾驭自然界，日益自觉地掌握社会的发展方向，“神的艺术”也日益为“人的艺术”所取代。但是，即使在“人的艺术”无可争辩地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

^① 引自《法音》1992年第1期，第4页。

“神的艺术”也仍然没有丧失它的存在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着它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宗教艺术也就是“神的艺术”。那么，什么是宗教艺术呢？

顾名思义，宗教艺术应当是指那些纳入宗教活动特别是膜拜仪式体系，并在其中履行一定职能的艺术作品。但宗教艺术也可以作更宽泛的即广义的解释，除纳入宗教膜拜仪式体系的艺术品以外，那些虽同宗教膜拜没有直接联系，却具有鲜明的宗教思想倾向的艺术品，也可以归属到里面。^①

那么，宗教艺术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早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原始人最古朴的宗教信仰形式——巫术和图腾膜拜活动中，就掺合了一些萌芽状态的审美因素。后来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各种古老的多神教。教主们为了使信徒接受宗教的教义、神话和诸神的形象，保持深厚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感受，总要千方百计地布置一个充满庄严神秘气氛的特殊环境，把一整套具有宗教意识和审美效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编织在宗教的仪式里，让信徒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效果和心灵的感应，诱发出一种虔诚、深挚的宗教情绪。这些艺术形象的物化载体，就是宗教艺术品。在古代埃及，那些拔地而起的雄伟壮观的狮身人面像和各种神庙建筑，各种神像、法老像的雕塑和石壁浮雕，无不是为了歌颂法老—诸神的丰功伟绩、无穷智慧和无边法力而营造的，因而都是一种宗教—神话艺术品。在我国古代，许多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寺和庙堂，也无一不是礼拜佛陀、弘扬佛法、宣传“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圣场所。像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就是佛教建筑、雕塑、绘画三者相结合的立体化的宗教艺术群体。它们既是设置佛、菩萨等各种宗教雕塑和壁画的神殿，也是僧

① 参见《艺术与宗教》（乌格里诺维奇著，王先睿、李鹏增译），三联书店1987年8月版。

侣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是广大世俗人民欣赏艺术、参与宗教文化生活的地方。在这些洞窟中,占据最显著地位的无疑是释迦牟尼等各种佛的塑像,其周围布满描绘神化了的佛陀事迹的各种巨型经变和故事画,顶部为平棋和藻井等装饰图案,地面铺满莲花砖。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独立的佛教世界,形成所谓“一窟之内,宛然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庄严神秘的宗教环境。人们一走进洞窟,就仿佛踏进了佛国,耳濡目染,心荡神怡,依稀进入了一个“人佛交接,两得相见”^①的太虚幻境,在艺术美感的潜移默化下,不由地产生一种超尘脱俗、皈依佛法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在这种场合,无论是建筑、雕塑或是绘画、音乐等各种形式的艺术,就其职能来说都带有宗教性。它们成为宗教活动的一个构成因素,负有为宗教膜拜服务的使命。因此,宗教的教义、仪轨等对这些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必然给以巨大、深刻的影响,超人的、超自然物的形象——精灵、神佛等等,也就成为它们表现、讴歌、宣扬的主要内容。既然如此,这类艺术品是不是就失去了审美的价值呢?不!就在它们负载着传教布道的宗教使命之时,这些艺术创作中的佼佼者,就以其高度的艺术美吸引着广大信徒和人民大众。以后随着时日的迁延,尽管这些艺术品的宗教职能逐渐消失了,但它们的审美价值却保留下来,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珍宝。前面提到的古代埃及的宗教—神话造型艺术和我国的敦煌石窟佛教艺术,虽历时千百载,却至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艺术美的光彩,使千千万万前往游览的人赞赏不绝。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由此看来,艺术一旦纳入宗教活动——宗教膜拜仪式体系中,便获得了不同于一般艺术品的职能。它们变成信徒们供奉、礼拜的对象,充当着人和神交往的媒介,成为激发和增强信徒的宗教感情和宗教观念,诱导他们皈依宗教的一种有力手段。但在宗教膜拜体

^①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

系中,宗教艺术也仍然是一种审美创造,并没有失去其审美性能。特别是历代遗留下来的那些宗教艺术的上乘之作,它们是无数知名的或佚名的艺术大师和能工巧匠呕心沥血,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艺术结晶,是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和珍惜,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历史文化瑰宝。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凡是宗教艺术,都具有两种职能:一是为宗教服务,借以诱发和强化人们的宗教意识、增强宗教信仰的专门的宗教职能;一是使接受这一艺术的人们产生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获得美的享受的审美职能。在宗教艺术品中,这两种职能存在着非常复杂和矛盾的相互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其审美职能总是有助于增强这一艺术品的宗教影响,人们从中获得的审美感受将要汇入宗教感受的总流,从而使人们的宗教意识活跃起来,加深起来;但在某一种情况下,宗教艺术品的审美职能也会同宗教职能发生冲突,把它的膜拜意义、宗教倾向排挤到一边去,其艺术美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上升到主导地位。甚至还有一些宗教题材的艺术品可以完全没有宗教职能,人们纯粹是就其审美的内容加以感受和接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艺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摆脱宗教传统规范的束缚,而得到越来越大的相对独立性的结果。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表现宗教内容的美术作品(包括圣像、壁画等)都是直接为教会服务的,但后来却在教会之外出现了具有宗教内容的画架画,它们同宗教膜拜已经没有直接联系。在我国唐宋以来,一些佛像艺术家发挥想象力和独创性,跳出宗教造型规范的窠臼,对人们最为喜爱的观音菩萨的形象不断进行再创造,从而出现了诸如杨枝观音、龙头观音、鱼篮观音、水月观音、滴水观音等各种各样美丽动人的观音图像。这些图像走出寺院,常常以图画、小型造像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许多都是只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不是信徒膜拜的对象。显然,这已属于广义的宗教艺术品了。

宗教艺术品的两种职能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和客

观两方面的许多条件。首先是感受这一艺术的主体的观点和态度。如果他是一位笃实虔诚的信徒,那么不言而喻,出现在他面前的神像和宗教故事画等首先也就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是他心目中无比圣洁的上帝、佛祖或神灵世界,而不是审美享受的客体。对他来说,来自艺术品的审美感总是包摄于、融注于宗教感受之中。反之,在不笃信宗教的人特别是无神论者眼里,这些艺术品的宗教职能是无关紧要的,而其审美职能却居于首要的或主要的地位。正像著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说的:“纯粹的艺术感,看见古代的神像,只当作一件艺术品。”^①许多供信徒们顶礼膜拜的精美的宗教艺术品,无神论者只是把它们当作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人类文化艺术遗产来加以欣赏和研究。其次,宗教艺术品的双重职能的相互关系,也取决于这一艺术品的客观特点。那些出自历代名家巧匠之手的精湛之作,总是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而许多粗制滥造、因袭刻板的平庸之作,则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美感和兴味。虽则这两类作品都具有膜拜的职能,但其审美价值却有天壤之别。因此,一件称得上是真正艺术品的杰出的宗教艺术品,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或音乐、舞蹈等等,其宗教职能和审美职能应当是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艺术家把宗教观念融化在优美的艺术形式里,把深邃的神学玄思与丰满的感性形象高度结合起来,达到化“善”(宗教普渡众生,兼善天下的教旨、教义)为“美”和化“真”(宗教关于宇宙人生真理的解说)为“美”的理想境界,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民族的、人类的精神成果的精华之一部分。这样的艺术珍品,无疑地既具有宗教文化的价值,又具有艺术文化的价值,我国美术史上那些出类拔萃的佛像艺术大师,像戴逵、顾恺之、张僧繇、吴道子、杨惠之等所创作的许多精品,都是这样的艺术瑰宝。

因此,我们研究宗教艺术,既要从艺术的、美学的角度,分析其

① 《宗教本质讲演录》第12章。

独特的艺术方法、艺术风格、艺术成就，给以审美的判断和评价，又要从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角度，探究它蕴含的宗教思想内涵，考察它思考、制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并透过这些，进一步探索这些艺术形象所隐藏着的深层的人生哲理和宇宙意识；从中窥见不同时代人类心灵的影像和人类教化的历史。显然，只有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可能在整体的、科学的意义上，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和评价这些人类精神生产的硕果。

恩格斯说得对：“神就是人”，因为“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①。所以，以神像为主体的宗教艺术也是以人和尘世为蓝本的。“神”不过是人的升华，是“人的映象”，天堂和佛国的彩虹不过是现实社会的投影而已。一言以蔽之，宗教艺术也就是宗教所深藏的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考的艺术化形式。通过宗教艺术那漫长而多彩的画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向着理想社会的追寻中，是怎样走着一条充满迷惘、希冀、痛苦和欢乐的艰辛之路。而历代流传下来的那些优秀的宗教艺术品，无一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切植根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土壤，孕育于不同时代的宗教艺术杰作，无不生动、深刻地体现着各民族不同的本土文化特质、心理建构、艺术形态，透露出不同的时代精神。这些从人民心灵中绽开的同形而异质的艺术花朵，历尽岁月的风霜而久开不败，留给我们的既是宗教文化的遗存，也是艺术欣赏的对象，一句话：是宗教艺术的珍奇，是美的典范！

列宁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② 毛泽东也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邓小平在谈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时,也勉励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②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闻名于世的中华文化,产生了无数的文化艺术瑰宝,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佛像艺术就是其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我们应当遵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认真清理这份文化遗产的发展过程,总结它的艺术经验,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中外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我们认为,这才是对待宗教艺术——包括佛像艺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98—399页。

②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宗教艺术探源

一 艺术与宗教的血缘关系

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其名作《哈姆莱特》中，曾经热情地赞颂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人类依凭其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造就了光华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建了一个繁花似锦、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艺术和宗教便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常见的、格外活跃的两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它们都属于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上层建筑，是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社会存在和作用于社会存在，而又互相影响的两种社会意识形态。

从人类文化史、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艺术同宗教的相互关系，是饶有趣味的。

人所共知，人类历史上许多光辉的、不朽的艺术成果，与宗教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象一直吸引着思想界、宗教界、艺术界的注意，大家都在探索这里面的奥秘。前面说过，宗教和艺术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